

她是我的青梅竹馬，兼炮友

作者: 玖蒼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楔子

「哎.....哎.....」在漆黑的房間中傳來她的呻吟聲。

她是詩雨，我的青梅竹馬。

已經多久了？發展成這種關係的我們.....

我在漆黑中邊撫摸著她微溫赤裸的胴體邊細想.....

昏黃微暗的床燈照著她略略泛紅的面頰，她用水汪汪的眼睛看向我。

這個眼神蘊藏的深意，我窮一生之力也未能看懂.....

下意識地，我閃開她的雙眼，用嘴唇貼上她的嘴，然後越吻越下。

我的舌尖經過她的頸部，並用力嗅一嗅她身體和沐浴乳混合而成的香氣，我加倍興奮起來。

「呢次.....哎.....係我地最後一次喇！」她一邊呻吟一邊說。

快將成為人妻的她，向我宣告這個殘酷事實。

在第一次以後，我們都不記得到底幹了多少次這回事。

而今次，將是最後一次。

我們這種關係將會隨著我身體的抽搐而落幕。

我不禁深深嘆一口氣，然後用更大的力度去揉眼前的柔軟胸部，我的舌尖在她乳頭上打了一轉，她整個人的身體微微一抖，並用手按著我的肩頭。

我沒有因此放慢品嚐她身體的速度，我想把每一吋的她，都深深刻印在我腦袋。

歲月並未能在詩雨的身體上留下痕跡，這麼多年了，肌膚還是緊緻如昔，挺著的雙峰仍未有半點下墜鬆弛。

和當初的觸感，還是那樣相似。彷彿就是昨天的事.....

還未進入聖人模式的我，卻在一刻之間出了神，想起了往事。

我們今年已經二十七歲。由孩提時代步入青年，步入少年，步入成年，她都一直在身邊陪伴著我。就是所謂的青梅竹馬。

一直以來，我以為她都不會離開我，甚至把她當成了我身邊一樣理所當然的隨身物。

就像鎖匙扣上的鎖匙一樣，你不會想到，隨著搬遷，鎖匙也終究離開了那個圈子。

正如她即將從我整個世界離開一樣。

下個月，當她步入教堂，成為人妻，在將來成為人母的時候，身邊的人，都不會是我。

「阿楓，我要結婚喇！」詩雨在數個月前活蹦亂跳地跳向我面前對我說。

「吓？咁突然？恭喜啫！」我裝作高興地向她祝賀，說是完全不驚訝，是假的。但，從那天以後，我不自覺間已經做了心理準備，來承受這個消息。

「係呀！我都終於要結婚喇！我有人要喇！」詩雨一邊自轉一邊說。

她看起來真的好高興。

「係上次一齊食飯果個？」她在數個月前帶著她交往了一年半的男朋友給我認識，我們一起吃了頓飯。

「係呀！你都話佢唔錯嗰個呀！」她雀躍地說。

那個人是銀行高層，三十五歲，一表人才，事業有成，絕對是所有二十五歲後單身女性的心儀荀盤。

這樣吹捧自己好像有點囂張，但，我又何嘗不是？

不是出於敵對意識，從客觀條件上來看，我和他比起來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只是，沒他有錢而已。

「哦！係呀！係唔錯嘅！但你唔再諗下先？」我問。

「仲諗！廿七歲架喇！再諗真係無人要架喇！何況……」她說。

「何況？」

「無呀，你聽錯喇～哈哈！」

「你係昔日嘅觀音黎架啫！咁多兵！怕無人要？」我希望她能回心轉意，同時感覺到我這種想法是多麼奢侈以及不切實際。

沒有捉緊她的人，明明是自己。

「你都識講昔日啦！況且個班男仔全部都差到死！」她說，似乎很堅決。

「你地拍左拖兩年都未夠啫！唔使等熟悉對方多啲先？」我再問。

「熟到無血出喇！你好唔想我結婚咩？」她說了個冷笑話並反問我。

「唔係，唔係呀！我登你開心都黎唔切啦！哈哈！」我笑說。

如果，我那天真的說我不想你結婚，你會怎樣回應我？

只可惜，人類還沒有發明時光機，時間不會倒流到那一天，讓我重新回答她的問題。

不過，要是真有時光機的話，我應該會選擇回到更早的時間點吧.....

在第一條岔路，重新開始。

唉.....世事，又怎會如我所願呢？

直到現在，我還是不能接受詩雨即將被別個男人佔有的事實。

未能宣洩的不忿，化作我身體的動力，我伏在詩雨的身體上加速蠕動，然後抽搐。

我把我所有的忿恨都發射出來。

然而，那個小小安全套裝滿的，卻是無盡的寂寞。

第一章

我沒有抽煙的習慣，因為討厭尼古丁的味道。

在那回事結束後，總是少了一根事後煙來畫上完美句號。

沒有尼古丁來填滿空虛的肺部，每一下呼吸都只能吸入冷冷的空氣，呼出深深的寂寥。

床燈仍然照著，燈光卻填不滿整個房間。光線由床頭沿著牆身蔓延，越過窗簾，落在梳妝台上。

原本鮮紅色的唇彩因為光線不足的關係，看起來和血色一樣。

血淋淋地叢立著。

那一夜我把詩雨抱得好實好實，珍惜從她身體上所感受到的最後溫度。但無論我抱得有多緊，攬得有多實，她都將離我而去。就像她最後都按捺不住要起床穿上衣服再睡一樣。

我的溫度，暖不到她的人，更遑論溫暖她的心。

如果可以的話，我願意把她未婚夫幹一次，來換取詩雨的留下。

不夠盡？那幹兩次好了.....

「你會祝福我架可？」臨睡前詩雨笑瞇瞇地問我。

她笑的時候，雙眼會彎成一條弧線。在床頭燈的黯淡燈光映照下，她的雙眼就像兩輪皎潔的彎月。

「梗係會！」我往她額頭吻了下去，然後右手再不聽話地在她身上游走，表達我想再幹一次的意願。

「嘻嘻！今晚咁曳曳呀。」她說畢便開始親我的每一吋肌膚，由上而下。在我略帶肥肉的身體上，一邊親，一邊捏。

這，真的是最後一次。

隨著一夜之內的次數增多，完事後的聖人模式也會越來越長。

根據以往經驗，第二次後我的聖人模式最少持續四小時。

而四小時過後，詩雨就要去上班了。

在我倆纏綿之際，我用力吸入帶有她濃濃體香的空氣，希望能把空虛的肺部填滿得一點就是一點。

只是後來我才發覺，這種空虛感，只是有增無減。

就像了然一人身處於浩瀚宇宙中一樣，孤立無援。

無論你向著天空怎樣大喊，也沒有人前來回應。

「你諗緊咩呀！」她邊輕咬著我的耳朵邊說。沉沉的呻吟聲從耳邊傳來，份外挑逗。

「諗緊點樣餵飽你！」說畢我從被動角色化為主動，準備蹂躪眼前這個惹火尤物。
在看這個故事的你們，會不會很羨慕？

但如果你問我，我一點都不覺得快樂。

在網絡上不時會出現一個公投：「如果你的最好朋友給你上，你會不會上？」

我總是會偷偷留下負評。

因為，食過，是返不到轉頭。

第二章

她叫丘詩雨，我叫黃澄灝。

我名字裡的兩個字都是三點水，而她名字有個雨字。是不是很匹配？

但當我知道她未婚夫是叫海賦雲之後，我連從名字上的共通點中尋求自我安慰的方法都失去。

我們初相識那時，都還是兩個兩小無猜的小孩。

「叮噹叮噹！」

家裡的門鐘響起。

正在準備晚飯的媽媽趕緊前去應門，而我則好奇地躲在她的右腳後面偷看。

「太太你好呀，我地係今日新搬嚟嘅，小小見面禮，以後多多指教。」眼前的阿姨邊說邊遞出一個禮盒。

「乜咁客氣呀，唔使啦。」媽媽口裡說不，身體卻很誠實地把禮盒移進屋內。

「小雨，過黎同人打聲招呼！」阿姨在叫的那位小雨，就是詩雨。

「阿姨，你好……」詩雨向我媽媽點了點頭，很有禮貌地打招呼。

我沒有理會他們，逕自回到大廳看電視，卻用眼角瞄向了這個年齡和我相若的小女孩。

她身高和我差不多，留著蘑菇狀的短髮，看向我的眼神有點閃縮。

也罷，反正我對她沒多大的興趣。

「哈哈，我個仔係咁，唔好見怪。」

其後媽媽再和阿姨寒暄數句，便繼續回到家中準備晚餐。

長大後回想這段往事，忽然有點感嘆，當時的香港還不是世態炎涼，鄰居間還是會打個招面。

和現在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景況截然不同。

那個時候我沒有對新搬來的詩雨多加理會，畢竟青春期還未降臨，對異性一點興趣都沒有。

小時候的我只會覺得，除了媽媽外的女性都是怪物，都是來欺負我。

及後的日子，我才發覺，詩雨是來給我欺負的。

那一天的門鈴，敲響了命運的大鐘，帶來一個命中注定給我欺負的人。

